

美國的 三大政治謀殺案

夏伯銘 / 編寫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E CHUBANSHE



MEIGUO DE SANDA
ZHENGZHI
MUSHAAN



WAIGUO ZHENG TAN NEIMU XILIE

美國的 三大政治謀殺案

夏伯銘 / 編寫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E CHUBANSHE

MEIGUO DE SANDA
ZHENGZHI
MUSHAAN



WAIGUO ZHENGZHI NEIMU XILIE

责任编辑 严国珍
封面装帧 邹纪华

· 外国政坛内幕系列 ·

美国的三大政治谋杀案

夏伯铭 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3 字数 128,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0

ISBN 7-208-00754-3/D·130

定价 2.40 元

W 外國政壇內幕系列

MEIGUO DE SANDA ZHENGZHI MUSHAAN

WAIGUO ZHENG TAN NEIMU XILIE

責任編輯 ● 嚴國珍
封面裝幀 ● 鄒紀華

ISBN 7-208-00754-3

定价：2.00元

一九六〇年，约翰·肯尼迪（左）与罗伯特·肯尼迪（右）筹划竞选总统的策略



一九六四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



罗伯特·肯尼迪被杀现场



三大谋杀案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詹姆斯·厄尔·雷和西尔汉

目 录

一、世纪之罪.....	1
——总统约翰·肯尼迪之死	
1. 血泊中的玫瑰.....	2
2. 叛逃苏联复归的凶手.....	9
3. 接连不断的神秘死亡.....	17
4. 总统委员会的烦恼.....	24
5. 忙碌的夜总会老板.....	32
6. 荷兰记者的奇遇.....	40
7. 空铜棺之谜.....	48
8. 肯尼迪的大脑不翼而飞.....	55
9. 一颗子弹留下七个枪眼.....	62
10. 总统的冤家对头.....	69
11. 肯尼迪案件与水门事件.....	77
12. 杀人凶手的爱与恨.....	84
二、阳台血案.....	93
——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之死	
1. 血洒阳台.....	94
2. 一个频频落网的窃贼.....	100
3. 财源亨通的逃犯.....	106
4. 《展望》杂志连载夭折.....	113

5. 记者寒夜受骗·····	119
6. 证人进了疯人院·····	124
7. 神秘的特工处来客·····	130
8. 总统兄弟与黑人领袖·····	137
9. 安在教堂内的窃听器·····	143
10. 联邦调查局长赤膊上阵·····	150
11. 服刑凶手不懈翻案·····	156
三、午夜枪声 ·····	165
——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之死	
1. 胜利时的悲哀·····	166
2. 联邦调查局长的死敌·····	171
3. 失踪的白衣少女·····	176
4. 猪耳朵的启示·····	182
5. 谁是第二支手枪的主人·····	186

一、世纪之罪

——总统约翰·肯尼迪之死

1. 血泊中的玫瑰

1963年11月21日上午11点零5分，美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离开首都，开始了为期3天的得克萨斯之行。

尽管有爱妻杰奎琳陪同，肯尼迪总统仍心情忧郁，愁眉紧锁。他隐约觉得，此行似乎凶多吉少。

得克萨斯是美国极右分子的中心，也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一个州，而在得克萨斯州，尤以达拉斯的犯罪率独占鳌头，每月发生的凶杀案件比英国全年的还多，而且72%的凶杀案件都借助火器。在达拉斯持枪不需批准，1963年，到11月20日为止，已发生凶杀110起。总统的这次得克萨斯之行，就包括达拉斯。

隔天，11月20日，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对总统说：“达拉斯——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请求您别去那儿。”同一天，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和众议员黑尔·博格斯也为了同样的目的来到白宫。“总统先生，”博格斯警告说，“您是去钻黑窝。”肯尼迪无奈地说：“我也不想去达拉斯。”但是，不去怎么能行呢？

得克萨斯之行是应副总统、得克萨斯人林登·约翰逊之邀，不去就意味着得罪心胸狭窄、而且本来就已牢骚满腹的约翰逊。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1960年，在

洛杉矶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约翰逊的拥护者们反对提名肯尼迪为总统候选人，甚至扬言，他活不到第一个任期结束。

此外，一些人早就飞飞扬扬地说，一个美国的总统不敢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走动。肯尼迪想以实际行动击溃这一流言。

得克萨斯之行的第一站是圣安东尼奥，约翰逊副总统在此与肯尼迪总统会合。总统在美国空军空间医学研究所参观了科研新成果，随即飞往休斯顿。在休斯顿，总统为众议员艾伯特·托马斯举行了答谢晚宴，又在夜里匆匆飞往沃思堡，当夜在沃思堡的得克萨斯饭店下榻。

11月22日，沃思堡下起了滂沱大雨。一清早，在得克萨斯饭店八楼，总统会见了劳伦斯·奥布赖恩。总统坐在窗边，看着窗外他即将发表演说的停车场，说：“看看那个讲台，周围有这么一些大楼，如果有人真的想谋害你，特工处是无法阻止的。”

与前任艾森豪威尔不一样，肯尼迪总统每天早晨都要翻阅主要的日报。但是，这一次他忽略了《达拉斯晨报》上的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占据一个整版，就像通知什么人的去世那样，四周围以黑框，在挖苦性的通栏大标题《欢迎光临达拉斯，总统先生！》下面，向总统提了12个问题。这些问题指责总统要为监禁和监视成千上万在美国的古巴人负责，指责总统向正在越南杀害美国人的共产党士兵出售粮食，并明白地暗示，总统已与美国共产党达成了秘密协议。

总统在大雨中向沃思堡的民主党人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接着，在早饭后回到旅馆内。由于在圣安东尼奥和沃思堡都

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总统夫妇的心情已变得愉快起来。但是，这时总统助理奥唐奈给总统送来了那份载有黑框广告的《达拉斯晨报》。总统仔细地读了广告，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默默地将报纸递给妻子杰奎琳。他摇了摇头，一字一顿地对她说：“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将前往那个疯狂的地方。”

肯尼迪总统重新被不祥之兆所压倒。他凝视着窗外说：“昨夜是谋杀总统的最佳时机。如果有人想枪杀一个总统，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登上一幢高楼、获得一支带望远瞄准镜的步枪就行，没有人能够制止这种事。”

从沃思堡到达拉斯只需飞行 8 分钟。当地时间上午 11 点 40 分，“空军一号”飞抵达拉斯机场。随机到达的还有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夫妇。按照惯例，副总统约翰逊夫妇搭乘另一架飞机抵达。达拉斯天空明净，没有下雨的预兆。

当总统夫人手持一束玫瑰花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机场上的一群年轻小伙子齐声对她喊道：“嘿，杰基！”当总统出现时，一群年轻姑娘向他发出了欢呼。总统夫妇用了 10 分钟时间与欢迎他们的人群握手致意。气氛是热烈的，没有任何反肯尼迪的迹象。

接着，总统登上了自己的林肯牌敞篷汽车，坐在后座的右侧，总统夫人坐在后座左侧。在中间一排两只可折叠的座椅上，右面坐着州长康纳利，左面坐着州长夫人。驾车的是特工处特工威廉·格里尔，在他的右侧坐着特工处保镖头目罗伊·凯勒曼。在专为总统座车特制的两侧踏板上，各站着两个特工。

上午刚过 11 点 50 分，总统车队驶离机场。在总统座车后面，是一辆载有 8 名特工的敞篷车。第三辆敞篷车上坐着

副总统夫妇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

总统车队将穿过达拉斯闹市区，驶向该市的贸易中心。总统将在那儿出席该市头面人物为他举行的午宴，并发表演说。然后，总统将飞往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在那儿出席一次招待会，并在为民主党筹集资金的晚宴上发表演讲。接着，总统将继续飞往副总统约翰逊的得克萨斯牧场，度过周末。

车队先驶过达拉斯的住宅区，应总统的请求，曾两次停车，以便他能向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致意。当车队驶入横贯市区的中央大道后，欢迎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州长康纳利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热烈情景，50万市民涌上街头欢迎总统。州长夫人转身兴奋地对总统说：“瞧，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不喜欢您！”“是的，您无疑不能这么说，”肯尼迪微笑着回答。

当车队驶近中央大道、豪斯顿大街和埃尔姆大街的交叉路口时，可以看到在交叉路口的西北角有一幢七层的办公和仓储大楼，那是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的所在地。这时，坐在副总统汽车上的特工鲁弗斯·扬布拉德看了一下这幢大楼上的钟。时针指着中午12点30分。

总统座车向西南方向作了个急转弯，驶上埃尔姆大街。汽车以每小时大约11英里的缓慢速度向前驶行，前面是一座铁路上跨桥，总统座车将从桥下驶过。站在人行道上的市民查尔斯·布伦德手中的5岁儿子向总统举起了小手。总统愉快地向他发出微笑。总统也举起了手，准备向他挥手。就在这时，响起了沉闷的枪声。

一听到枪声，州长康纳利立即向后转过身子，这时，他觉得背上像被锤子击了一下。他看到自己的膝头溅上了自己的

鲜血，他知道自己受了伤，他推测，这伤口是致命的。他向天空歪着脑袋，绝望地尖叫道：“啊，不！不！不！我的天哪！他们要杀死我们大家！”

总统夫人杰奎琳听到他的喊声，心想：“他干么这么叫喊？”她不安地向丈夫转过身子。最后一颗子弹击中了总统的头部。他的脸上呈现出沉思的表情，当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某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进行思考时，就常常出现这种表情。接着，他举起右手，似乎是为了向后甩开自己的一绺卷发，但他的手颤抖了一下，无力地落了下来。他想抓住后脑勺。

杰奎琳俯在丈夫身上，看到从他的后脑勺开始分离出一块颅骨。一开始没有血。而在随后的瞬间，鲜血突然像喷泉一般流了出来，溅到了她身上，溅到了康纳利夫妇身上，溅到了特工格里尔和凯勒曼身上。总统的上衣浸透了鲜血。玫瑰花也淹没在血泊中。杰奎琳跪在座椅上，转身对着人行道喊叫起来：“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哪，他们杀死了杰克，他们杀死了我的丈夫。杰克！杰克！”

保镖头目凯勒曼看到总统受了重伤，立即命令司机：“离开这儿，我们遭到了袭击！”接着，他用无线电通知前面的向导车：“立即带我们去医院！”司机格里尔即刻加快速度，汽车向4英里外的帕克兰纪念医院全速驶去。

总统车队用无线电向达拉斯警察局通报了情况，警方立即打电话通知帕克兰医院：“总统遭枪击，他正在去帕克兰的路上。”一得到通知，外科医师们立即行动起来。

当一名特工处特工冲进急诊室时，住院医师查尔斯·卡里科正在那儿。另一名手持冲锋枪的特工紧接着也冲了进来。第一名特工要求两部医用轻便手推车，一部给康纳利州长使

用，另一部给总统使用。持枪的特工十分焦虑，激动得扭歪了脸。医护人员们担心他随时会开枪。

州长康纳利被推进了二号手术室，总统被推进了一号手术室。总统夫人扶着他的头走在旁边。她的粉红色衣服上沾满血迹。医生们紧急行动起来。甚至来不及把总统从手推车上抬下来。外科副教授查尔斯·巴克斯特对总统夫人看了一眼，说：“我看您最好到外面去。”这时在总统身边忙碌的共有5名医师，接着又先后进来了一些医师，总数达到15名。

在走廊里，肯尼迪夫人对一位白宫助理说：“找一位神父来。”这位助理立即把这个要求告诉了院长助理普赖斯，普赖斯给附近的圣三一罗马天主教堂打了电话。

神经外科医师威廉·克拉克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不过，离总统被推进手术室也不超过5分钟。他低头察看总统。总统眼睛大张，向后瞪着，无光无神。任何一个医学院一年级学生都知道，病人已没有希望。克拉克抬头看着另一位医师马尔科姆·佩里说：“太迟了，麦克。”

医生们明知无效，仍继续作了一些抢救工作。但总统已经死了，死去已有几分钟，或许，在到达医院之前就已死了。监视输氧装置的詹金斯医师关掉了阀门。总统只穿着长裤。巴克斯特医师拿来一块干净床单，与詹金斯一起轻轻地用床单盖住总统的身子和脸。总统的上衣、衬衫、汗衫和领带叠在一起，放在靠墙的一个铁制搁架上。地板上乱丢着空瓶、绷带、纸匣和一段段导管。在手推车尾部，放着总统的鞋子。一位医生拿起鞋子，把它放在上衣旁边。

“神父已在外面，”有人说。

医生们已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他们打开手术室的门。教长

奥斯卡·休伯正等候着。

肯尼迪夫人站了起来。两个白宫助理一边一个站在她两旁。她走进手术室，走向她丈夫所躺的手推车。两个助手留在外边。在手推车尾部，杰奎琳站住了。由于被单盖住了总统的脸，他的脚露在外面。总统夫人伸出手，摸了一下右脚，随后俯身吻了一下。接着，她沿着手推车走到总统的右肩旁边，站住了。

神父休伯跟在她后面走进手术室。一开始他并没有注意到她。他在她旁边站住了，接着，绕过她走到总统的头部旁边。神父向下揭开床单。总统夫人俯下身子，吻了一下丈夫的右脸颊。她拿起丈夫的右手，用双手握住它，把它贴在自己的右脸颊上。她把右脸颊靠在丈夫的胸脯上。这时，神父已在用拉丁语吟诵临终仪式。

神父一离开，医生们就走出手术室。巴克斯特、克拉克、佩里和詹金斯 4 位医生走进护士室。这时已近下午 1 点 10 分。他们必须尽快决定两件事：总统死亡的时间和由谁签署死亡证。克拉克医生被选中签署死亡证，因为大家认为总统的死亡原因是神经病学方面的。

医生们任意地决定，死亡时间应该定为下午 1 点，就在神父结束临终仪式之时。一位外科医生说：“当他进入手术室的门时，他已经死了。尽管我们从一开始起就全都知道，任何人都已无能为力，但我们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2. 叛逃苏联复归的凶手

肯尼迪总统死了。死时才 46 岁 5 个月。担任总统才 2 年 10 个月，而且很有希望连任下届总统。

肯尼迪总统死了。离开了结婚 10 载、年仅 34 岁的年轻妻子，离开了 6 岁的女儿和 3 岁的儿子。

肯尼迪总统死了。作为总统，他访问过十几个国家，行程 20 万英里，无论在都柏林、渥太华、伦敦、巴黎，还是在柏林、墨西哥城、那不勒斯、罗马，他都在蜂拥般的欢迎人群中挤进挤出，却始终处处无恙，不料竟死在自己国家一个城市的街头。

肯尼迪总统死了。他成了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1865 年 4 月 14 日，一心要复南方之仇的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向坐在华盛顿福特剧院看戏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连开数枪，林肯于翌日与世长辞；1881 年 7 月 2 日，一个失望的失业者在华盛顿火车站枪击就任才 4 天的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总统在卧床 80 天后于 9 月 19 日死去；1901 年 9 月 6 日，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乔尔戈什在布法罗举行的泛美博览会上刺伤威廉·麦金利总统，总统于 9 月 14 日因伤势过重死去。

肯尼迪总统死了。当白宫助理新闻秘书马尔科姆·基尔达夫在达拉斯医院向记者们宣布这个消息时，人人都流下了